31400
:T

正德志文

元

## 中慶路大成廟記

郭松年 御史

惟夫子之道與天地並語小則無內語大則無外固不可以古今夷夏爲限閎然而教不徒立視王化爲遠邇王化之所及教亦隨之雲南去中國極爲荒遠其俗朴魯獷悍氈裘椎髻傳記所載以爲帝女六子即其先者是已稽之禹服道里懸絶其土地之賦包匭之貢略無與焉漢之孝武事西南



夷始通使節厥後伏波征交趾而立銅柱武侯渡瀘水而刻琬琰迹其所遺槩可考焉至於唐名節鎮宋假王號是皆正朔不加車書不一牢籠優籍羈縻不絶而已又安得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比于內郡而臣之哉聖元奄有六合涵育生靈以煦以休雖以神武四征不庭而崇儒重道設庠序明教化以作新於吾民者多矣歲在癸丑今皇帝居潛邸龍飛之望四海所屬念祖宗開創之艱將以纂繼洪休恢拓疆宇重以六詔八瞼酋領星碎相爲

長雄干戈日尋民墜塗炭爰興弔伐之師旬時之
間雲南悉定自邇以来稍變南俗布元法署置官
吏宣明憲度遠方之人始知有生之樂矣聖上遠
鑒三代之盛永爲磐石之固詔立皇子爲雲南王
啓封建也至元甲戌復命平章政事賽典赤行雲
南中書省事治中慶既至均賦金以息民廣屯田
以積穀省刑罰銷盜賊優柔厭飫甚得遠人之心
暇日集僚佐而言曰夷俗資性悍戾昏不畏義求
所以漸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學乎乃捐俸金市地



于城中之北偏以基廟學中慶於古爲鄯闡其西
南瀕昆池地甚卑濕獨北偏最爲爽塏故卜基從
之無暇於取文明之方也自餘執政暨幕府諸公
例割已俸以資之其木石之價工役之費不取于
民而用以足凡爲屋五十有三楹禮殿奠其中夫
子巍然南面而兖鄒二公與夫十哲配焉兩廡翼
其傍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名儒有功於世教者繪
其像而列焉内外有門左右有堂雙亭對峙跂翼翬
飛別建講堂以爲師儒授受之所經始於至元甲

戊之冬落成於丙子之春是歲八月上丁行釋奠
禮於新宮牲幣孔嘉獻享有儀戴白垂齠怡怡熙
熙迺觀迺悅於是華夏之風燦然可觀矣初平章
賽公既始其事甫即叙而卒詔平章政事脫脫木
兒繼領省事一時叅佐皆中州士夫以故攻之愈
力竟畢其功仍擇官民子弟之秀者以補學生奏
復其身命蜀士王君榮午充教官以董之使肄業
焉嗚呼教無類也孰謂異俗之不可化哉今夫雲
南荒服之人非有故家流風以資於聞見也又非



有鄉黨師友之習也一旦舉中國之治以加之皆
反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見王者之德大以遐
夫子之道尊而明而異俗之果不難治也他日化
成俗定人材輩出彬彬平齊魯之風則任斯事者
宜無愧于文翁云

重脩中慶廟學記　　支渭興叅政

中慶廟學創自前平章政事贈咸陽王賽典赤公
繼以省憲名鄉增脩加飾内外完美無愧中州至
正二十三年春三月不幸城爲賊兵所陷官舍民

居焚毀殆盡廟學雖存而守者四散日以壞漏經籍
禮樂器亡其太半賊遁城復任教職者極力經理
竟以用度不足莫能返舊今蜀國公銀青榮祿大
夫本省右平章知樞密院使脫歡普化以世臣子
孫累踐清要至正乙未由中書吏部員外郎出爲
本省左右司郎中陞叅政右丞以至平章政事才
兼文武在職得華夷軍民之心雖境内時有陸梁
方命者干戈亟用日不暇給而重道崇儒化民成
俗之意未嘗少忘歲在己酉二月上丁公與僚佐



暨憲司官行釋奠禮畢周行省視嘆曰孔聖萬世
帝王之師國家尤加崇奉廟其可以弗飾博士弟
子講習聖人之道爲國育材待用學豈可以弗脩
迺捐已俸以倡在位者各出俸金有差禀命梁王
王亦賜白金以助於是買材募匠命郎中危毓董
其役棟楹椽瓦腐裂者易新之赤白漫漶墮落者
補治之自大成殿宸章閣兩廡三門講堂齋舍以
及獻官更衣之所提舉教授治事之廳下至倉廩
庖厨百爾器用莫不畢具補禮樂器之缺購經子

史之亡悉如其故又謂贍學田畝年深兵變多爲
豪民欺隱歲入頓減弗充支用乃委掾史杜立智
遍歷州縣閱實之得逋租以石計者若干更爲簿
籍以傳永久肇事朞月之半迫秋而就緒丁夫皆
儒户齋僕分番爲之不以煩民每月朔望初八二
十三日公詣廟炷香訖即赴學坐講堂令教官學
生暨民間子弟通經者以次講說至晡乃罷外人
來觀聽者充庭塞户教化大興若公者可謂有功
聖門知所先務克紹賽公之前烈矣提舉教授耆



士等具其事之本末不遠數百里走書臨安求文
爲記予素受知於公雖年衰筆陋義不容辭乃序
其大槩而繫以詩曰
大哉孔聖萬世師模宗祀之所徧于海隅滇處徼
南有廟有學揆厥初元賽王所作歷歲既久重以干
戈壞而弗葺時也柰何使相脫公恩封蜀國俸以
新之百用具足兵不知戰公實教之民不知學公
實導之惟公之才兩兼文武進位于朝厥施斯普
麗牲有石刻此銘詩後賢繼者毋廢前規

建中慶路學講堂記　李源道 叅政

滇學舊矣講經有堂在大成殿之東偏歲久漫漶且規制偪僪雲南廉司職在敦勗僉事楊侯祚刻意專勤躬自董督以完舊益新爲已任鉅細靡不畢完知事王君景仁協謀賛相以訖于成初得北隣隙地三十舉武南向爲堂四筵扁曰明善東西爲齋六程通扁曰進德脩業以棲生徒使肄業其中置田以資餼廩雖釁棘人亦遣子入學諸生將百五十人朔望率師徒講授聲鐘鼓以節登降屬二



月丁亥肅賔僚釋菜於先聖先師冠服禮樂井井有章不意殊方見此縟典區區受命爲藩風憲諸公懇請索文以申其義于以告滇之人也乃勉爲之辭曰爲學之道必由於講説而後明乎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孟子又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聖賢之意無他盖使學者敷暢貫融敦本抑末期進於道而已夫用力聖賢之書者嘗口誦其辭心惟其義者矣於其道則罕得而聞焉夫子刪寔繫作之後三千之徒唯顔曾悟其一貫四勿之旨

皆由心得非口授也聖賢授受得之於心是得之於天也中人以下非講說莫能明焉秦火熄而訓詁興漢儒出而傳註作伏生之書以口傳矣毛公之詩多臆說矣豈知傳註非六經之蠹訓詁非六經之贅乎聖遠言湮說家蠭出非遷就之辭則傅會之語也發明非不多而牴牾亦不少也訓釋益繁而旨益遠也論說愈明而道愈晦也承訛襲謬寥寥千五百年以迄於近世濂溪大儒出而正之洞視萬古斥去凡近發其微顯其蘊而聖賢之旨



復炳然于世士生斯世克守成說以求聖賢之心何其幸歟而比年以來乃有掠先儒之義以爲已出捃拾緒言以著述自名以辭章爲工爲獵取聲利之計者嗚呼六經在世如日月之在天河海之在地小天賤婦皆知其大且明也尚得以管窺而蠡測之哉學者之登斯堂也當知講說之要不徒於得其辭而通其義在乎疏視瀹聽敦本抑末以求聞道之歸庶幾聖賢之心可日月而冀也風憲諸公所以敦勸作新之意安知其不在于茲乎

中慶路增置學田記　　支渭興 叅政

皇元肇造區夏武功方即文教並脩世祖皇帝既定雲南入繼大統命信臣賽典赤公平章行中書省事首建孔子廟于中慶城之北又於官渡買田八雙以贍學方言雙者四畝也厥後朝廷名臣出爲省憲知重道崇儒者增置水陸田至五百九十二雙有奇且以廢城官租隸馬俾充春秋朔望祭享及脩學養士費更數十年罔有虧失近歲官于學者代易靡常賢否相半留意出納者鮮致多負



租亦有爲異端豪民所侵據而莫之理者以故師生廩膳不足春秋俎豆之薦亦或缺焉至正十六年秋七月詔以正議太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副使漢中蒲機爲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下車舉憲綱除民瘼官吏震恐奉職邊境以寧公謂學校風化之原人才自出憲政知所當先也於其勸誘之方經理之道尤盡心焉迺與副使禿魯僉事阿魯温察王欽幕賓經歷張懷義知事崔有恒照磨斡赤共議差官徧詣州縣考正閱實其地凡歸侵疆以

雙計者若干得逋租以石計者若干傭書田之所
在界之所至與其雙數于籍有司學官憲府各藏
其一且識于碑陰以備他日取證又總新故租度
歲用外糴其餘以濟貧民得中統寶鈔五百八十
餘錠移文中慶總府轉達行省請于梁王以市大理
路趙州没官田二百一十九雙三角王曰善事也
樂允所請行省諸公亦賛成之歲增租一百三十
八石六斗由是倉廩充財用足師勤士勵教化大
行今年秋渭興忝校藝雲南事既祗謁學宫提舉



燮理翰教授尹具瞻暨諸儒合辭請記其事于石
竊惟三代學田之制無可考列國時齊宣王欲授
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即是而觀則古人養士於
學必有成法矣國朝踵前代之制天下郡縣皆建
學學必有田盖亦冨而後教之意中慶在雲南爲
要路省憲統臨於上州縣遠夷視效于外風化之
行人才之就莫先於此學田之入其可一日缺哉
今廉使蒲公暨同列能體聖朝建學之盛心不以
四方有警急武功而緩文治復横侵於可見責乂

負以必償奸猾服義而樂輸豪强拱手而聽命又能以日用餘資合謀省府稟命親王買田以附益之爲永久計可謂有功於兹學有裨於聖化不負所託者矣彼有視儒效爲濶疏語及學校曰此非急務惟以簿書刑獄爲先者豈爲能備舉其職乎誠宜記以示後繼自今遊於學者飽食而安居當朝斯夕斯講明經訓求古聖賢所以爲學之道而力行之孝於家忠於國使時流俗輩咸知儒教之有益於人若此庶不負買田興學之意若徒從事於文辭之末以決科干禄爲計則觀斯記也獨不大愧於心乎尚相與勉之



## 中慶路學禮樂記

何弘佐 儒學提舉

滇爲西南重鎮控弦萬里方區宇未合我世皇駕六飛伏天戈由吐蕃麗江入其境雲南三十七部及金齒交阯舉皆内屬至元甲戌命平章政事賽天赤建行省事於滇城以彈壓諸夷凡六詔之地盡爲郡縣至於海隅蒼生莫不梯航重譯來享來王於是建學立師隆廟貌之觀繪聖賢之像爲萬

姓瞻依之所春秋釋奠講禮肄樂以嚴報本追遠之義殆將化猩鴃爲麟鳳易氈毳爲衣冠世皇之心天地之心也世皇之仁天地之仁也自時厥後垂六十年吏治文化埒於中土嗚呼盛哉天曆初鎮兵扇諸蠻作亂典章文物掃蕩無遺學校禮樂其所存者幾希矣至元戊寅著作郎杜敏以亞中大夫來僉南憲事深懼學校廢弛禮樂不備慢神褻民不可以祭方與諸公求所以妥神綏民之道曰禮非玉帛俎豆也然舍玉帛俎豆無以觀禮焉



樂非鐘鼓笙鏞也然舍鐘鼓笙鏞無以觀樂焉其備諸事未具以邉庭弗靖議遂寢庚辰秋加通議大夫左右司郎中迺刻意賛畫謀于平章勝家奴公叅政沙的公俾曲靖路教授劉輔昆明縣教諭王景賢乘驛持鏹五千緡市禮樂器於江之南憲府又以衣服不備委中慶路學録潘允文亦持千緡計置於成都辛巳春憲副常公泰始來莅學與經歷月倫赤不花知事董淵照磨李友諒同寅協恭氣類翕和皆以勉勵作養爲先務其斯文大興之一

機括歟弘佐適以提舉學校之命至教授董淵學
正朱銓暨諸生請紀成事固辭不獲作而曰人心
不同如其面然禮樂刑政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是以古之聖人於謙而制禮於豫以作樂於賁
以明政於豐以制刑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
禮樂之輔故禮自外作而道充於內樂由中出而
和聲於外政所以一不齊之行刑所以防不軌之姦
民心同而治道一俾悖逆詐偽之心不萌淫慝乖
亂之事不作則玉帛俎豆鐘鼓笙鏞於世未必無



補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省憲諸公之德政可知矣既以復諸生因書之俾
鑱于石以為奕世勸

中慶路學田碑記　范可仁廉訪司僉事

非學無以設教必勉勵之而後成非田無以致祭
必提調之而後備非廟無以顯道必興舉之而後
立欽惟聖朝累頒詔誥必以學校居先者實在乎
崇文興化作養人才而已至元甲戌咸陽王為雲
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時剏議建立先聖廟當是

時也文風自北而南滇之人被其化慕其德始
知有孔子也大德改元時汪惟勤爲右丞殿廡宮
墻撫有可觀者迨至乙巳肅政廉訪使王公以閒
田爲學田泰定年間僉憲楊慶之繼至要會學糧
規劃緡息以供祭祀暨之以廩膳天曆初鎮兵一
驚民物凋瘵廟學廢墜權勢盜種者太半而卷閣
焚毀莫之稽考至元丁丑監憲得住僉事杜敏經
歷月倫赤不花知事董淵照磨忽都等官刻意學
校應贍地租委自中慶路治中楊克明取勘見額



悉歸之學宮計田若干雙歲佃若干石復勸令居
官之子弟就學以及凡民之俊秀者幾百十人得
其門而升其堂者咸曰樂焉既而廢者興之墜者
舉之闕者補之壞者脩之規影者出之不足者盈
之於是乎廟宇頹宮學田奐然一新學正朱銓不
遠千里而請記於余欲鐫諸堅珉以垂不朽余弗
獲辭切嘗思之提調有所守則贍學之田賦可輸
春秋之釋奠可致勉勵有所責則學者靡有不知
其孝當行之於家而忠當報之於國也以此推而

之於政事其於爲國爲民之心也深矣故重其請而喜爲之書

至正橋記

鄧麟 雲南省管勾

至正橋者雲南省治東新橋而蟠龍江所經也至正者何紀年號也以年號名橋者何示創始也示創始必以年號者一以記創始年歲於不忘一以兆橋之端直於永久且俾由斯者知王道平平而皆無黨偏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惟雲南居荒服外極邊中國去天里以萬數仁被道洽嘗後他省



宜得重静老成而文武忠孝者往保釐之以故今右平章政事岳柱伯高公由河南省右丞實授特命来鎮兹七比至左丞不老赤君章參知政事斡欒景仁二公莅政適逾年矣二公恊心廢舉幹除越明年政通人和乃亦有秋冬十月因經橋所見横波植柱棧木布土往来者動揺驚懼如臨履淵氷然先是霖潦時漲順流一空且脩且壞歲以爲常岳公曰古人云橋梁不修刺史過也矧兹橋西抵通衢東捷驛路而控制方面雄偉尤稱苟改作

徒勞民力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正謂此歟二公及
僚屬等聞而是之謀不再集各割俸金以蔵厥事
雲南王孛羅暨本道憲副也先明德等嘉是役便
也競以資俸見畀其隷省長百千萬夫與遠邇職
民者莫不奔走相率亦惟俸是助乃卜日差時庀
匠鳩徒沂石於海沿木於山命宣使趙哈實普化
董之於是形石魚二釃水道三石魚并岸址先入
地于土平堅木酒灰以錮石鐵定以連縫其長尺
一百三十而有五廣五分長之一而去二爲屋十



有四楹高與廣等五分損一而下不與翼以密欄
如長之数而左右之用工粮悉皆僦糴公退之餘
時一往搞暨靡金錢爲緡七萬五千有奇岳公手
扁至正四大字顔其兩楣焉始事於是月之乙未
訖功於今年春後三月之甲午是日三公同幕僚
等設燕落成王越憲司官若吏等咸會司屬長幼
黧老童孺隘巷沸郛鼓舞懽忻胥来觀覩橋東普
安堂主廬陵僧劉覺正願輸止善坊店房為間二
十有八西鄉浦并北莊村水陸田爲雙三十請具

案在官籍其入以充葺橋費觴半耆老李賢等進
曰愚等生長遐陬久沐聖化凡官省斯者所閱多
矣自相君来臨宣布德澤輯寧我邊陲勞徠我民
庶雨暘時若災沴不興而是橋倏起意者真有待
邪當經營時民安於家農安於隴畆百工技藝安
於業安屯戍行伍者軍卒安居途者商賈無一毫
相及且拱手視成寔能爲者厥謀厥功其可泯乎
顧莫圖報請勒諸貞珉以壽不朽岳公固不許愈
請愈力謹徵記於余麟目熟始末未敢遂嘖嘗考



夫造舟爲梁著乎詩載親迎也而制非經乂初作
河橋見於史書首事也而本非爲民是役也層緻
石梁鉅木于以見永逸之謀焉雨有避日以莽于
以見利民之功焉攻于冬春不奪農時也貿遷有
無市獲定所也宵則門之閉寇偷也一舉數得其
是役乎昔子産濟溱洧未免有不知爲政之譏杜
預橋孟津来衆以爲不可之論尚觀舉此謀決而
浮議莫揺功成而聲不動傑構奠若大壯西南望
者增駭過者就安方之昔人斯爲盛矣或曰凡能

創者未必能名能名者未必能書岳公始而創創而名名而書是實難者麟曰奚翅此他如亭止戈存儆戒之意甃石路通使客之行巡防理而邊境無虞海口疏而水利均足迎送有所又所以尊王命而篤往来之禮焉是皆岳公能事二公同協所致也其餘德政弗克羅縷指日柱石天朝舟楫巨川其豐功懿德自有良直筆大書特書不一書敢以是而就正

## 大德橋記 即今雲津橋

孫大亨 儒學提舉



營繕之興以其時皆所以脩政經慮民患非直爲快登覽而崇晏游也夫觀射以練武實塘池以虞旱災囿苑以資匱乏雖裒民之役勞且不怨知夫惠及於已上之人無專利也況當要衝之津建輿梁以惠乎中慶古鄯闡也山川明秀民物阜昌冬不祁寒夏無劇暑奇花異卉四序不歇風景熙熙寔坤維之勝區也抑嘗聞嚮之未沾王化也土悍俗惡廡宇湫隘氊裘椎髻而與中國殊絶粤自世祖皇帝恢拓疆宇重以六詔相爲雄長干戈日尋

生靈塗炭神兵所向遐域悉定凱還之日命鎮戍
緝綏諸部繼署省臺以控馭之置郡縣設庠序宣
教化布政令移風易俗不啻影響之應形聲由是
遠夷蟻附煙火相望千里無間既富且庶諸蠻朝
貢絡繹不絕有以見聖元德化之盛夐掩前聞也
去城之東百舉武有江横絶曰神龍正北八十里
許屈償昧樣邵三甸凡九十九泉混混然與諸澗
會而爲一乃其源也蜿蜒滂湃南入于滇池夏秋
霖雨汎濫漲溢波及闤闠民甚病之舊雖草創二



梁但樹柱架木疊壤支撑因循苟且屢爲洪濤所
摧不特稽留遠邇仍惕於蹴踏傾覆之患迨夫霜
降水落輒復募民料理歲以爲常靡財耗力不可
殫紀榮禄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先不
花公慨然曰是津也梁王經行之所可不防虞又
且歲歲勤民曷若堅其基本壯其規模爲暫勞永
逸之策不其韙歟左丞月忽乃叅知政事阿叙叅
知政事忽速剌暨幕府諸君咸賛成之遂命中慶
路總管李順義千户楊德元董其事嵩明州倅劉

甫殺水勢奠地形庀工度費於是工役雲集木石
山委蹲鴟深轉幹泉甃石巨木爲閣釃水三通覆
以層宇翼以欄楯列爲九楹其廣二丈七尺袤十
丈有奇觀其壯麗彼建寧之平政新州之仁義曾
不是過屹乎若蜃樓之跨海燦乎若蜃蜃之截淵
輪焉奐焉實百代之奇功一方之偉觀也高揖碧
鷄嵯峨千仞俯臨雲瀦湫漭萬頃居民父老愕眙
而相謂曰不圖中國之制度獲睹于斯也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歌之曰昔我病涉兮今安若於衽席



昔我之勞勩兮今憧憧而自適皆我公之惠政兮
服之無斁由此觀之民之所以奔命樂從如子趨
父事知其不專利於上也如此彼以乘輿濟人於
溱洧者又焉足云乎哉經始於丁酉孟春落成於
是年季夏總其工役一千有八十鐵以斤計一萬
一千二百木石各十餘萬事既諸僚屬各訂其名
曰某平章公皆未之許績用方成朝廷遣使持詔
改元公曰灼見聖上之德被邇遐民勞之功適遭
盛際我輩實無預當以大德名之僉曰善仍屬筆

於大亨辭不獲已乃直紀其實於戲公之意何其深且遠哉盖以方今聖天子治政以德海宇寧謐四夷咸賓諸藩内附時和歲豐斯元之所由改也以是扁顔豈不宜乎然盛德元勲而不自居易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我公有焉故樂爲之書

重修三皇廟記

李起巖蜀省鄉貢士

三皇古上聖也鴻濛未分鼇極未奠三聖之道默寓厥中通變神化繼天立極儀表皇猷權輿王政紹於先者洙於後陟乎遐者由乎邇法垂萬世歷



代欽崇我朝下逮路府州縣咸遵廟記經制愈備雲南僻在邊徼世祖六飛一臨體統聯屬禋祀與中國等逾八十年惟廟制弗稱先憲使趙成慶亜中偕僚佐捐楮鏹貿迤南地欲經營甞值擾攘恢復之秋民尚艱食瘡痍嗷咻之聲尚未已鄭重間有旨徵詣京師長都堂幕府繼而寮寀亦星躔焉後至元乙亥十有一月朝廷特命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頡永秀陞通議大夫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至自隴右祗謁不怡鎮静之外未安起處越明

年春副使薛榮中議僉事當住承直由分迷畢會
廉使暨經歷劉深相與謀曰三聖之道大而天下
莫能載今廟制湫隘神居弗寧祀亦何享此雖守
土責任然人道源委孰已此心茲欲不漁於民不
牟於吏規劃我費廓大而鼎新之僉其謂何皆曰
諾工既興雲南王阿祿出兼金以津助雲南行省
奉楮幣以資給乃命中慶推官張好仁董其役本
司權照磨杜敏籌其事遂拓迤南地而廣之環以
垣墉崇以廉陛然後丹墀豁暢無復往日壓容蟻



旋矣殿甍黝堊廊楯朱碧顏其扁爲開天像從祀
於左右然後廟廡輪奐無復往日隱其翬飛矣櫺
星有門閭闔有廬俎豆有庖更衣有亭馴置禮器
靡不咸休然後祀事畢舉無復往日指爲烏有矣
落成伊始廉使頡通議語於起巖曰斯廟之成不
有憲使趙亞中首倡於前孰能今日同聲以應於
後灼見道之感人不以先後遐邇異也子曷爲我
記諸庶來者知作興本末起巖謹拜手言曰道之
大原出於天兆於三聖源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粗以荒服論之棟宇其巢穴衣服其氈罽稼穡其耒耨佃漁其罔罟交易聚以日中服乘通乎天下起居食息無非聖道之漸被噫是道也初不以汙尊杯飲而晦亦豈以籩豆罍爵而榮固不以土階茅茨而卑尤豈以宮室壯麗而著然幣帛不將胡以發誠敬禮制未貞何以格神休此廟貌之所由興先後遐邇之同一揆也敢不拜記時後至元丙子秋九月吉日立石

## 大理行記

郭松年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禄品安邊白崑皆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甸馬川原坦夷山勢回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鑑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坡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

而民種蒔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埜湖西官道中有石馬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嵓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湊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崖斬絶其色如雪故曰白嵓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鉄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



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立非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聯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脩竹蔚然深秀中而建峯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請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

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宋建一佛宇遇旦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巨石横楣號石馬橋爲群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之所築也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



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點蒼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叅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閤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閤羅鳳以張虔陀讒搆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之吐蕃受鐘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德化頌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即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陽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即蒙

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賛普鐘十三年甲辰歲
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
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坂
龍首關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驗之北昔人用
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来
一鼓而下良可嘆哉此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
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值唐末
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
暇遠畧相與使傳往来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



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
不能盡善盡羨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於漢
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
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岩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
上則高河竇海泉源噴湧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
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
靈貺昭著派爲一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群峯之
間雷霆砰轟烟霞晻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
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郡渟滀紫城之東北自河首

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皐之奇浩蕩汪洋煙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餘尺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即唐遺大匠恭韜微義所造



塔成韜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王屈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而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煙靜境花木禪房水濺濺徇堂六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

以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

右北也

澂江路孔子廟記　　李思原 雲南行省參政

澂江爲郡在六詔山谷窮處郡邪之西舊有孔子廟總管魁納之所建也禮殿兩廡外無他構焉本道廉訪僉事楊公廉問是邦病其規制卑隘督有司撤而新之功既落成疏其事走書於滇索記於石惟吾夫子道冠百王功被萬世生民以來無以侔其大也古今尊崇如天地焉蓋天地至大無不覆載日月至明無不照臨天道不言而四時之功成聖人有言而萬世之法則三綱九法行乎日用之間



如大化元氣行乎渾淪磅礴使人莫得而知也我國家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洽海內際天蟠地無遠不從世祖皇帝六飛南指聲教所及卉裳椎髻之民化而衣冠茲臨御之初下詔興學列聖遵承敦崇益厚夫子之教遂與王化相爲遐邇與覆載歲功並行而不悖亘千萬世而不泯所謂無以侔其大者文教行乎裔夷荒服之外何疑哉公之新脩黌學增建講堂中扁曰明倫東西齋曰進德曰脩業延師儒以迪生徒受學田以資餼廩民間子弟入學

受業講誦旦夕不絶春秋有事於先聖先師豆籩簠簋之器笙鏞柷敔之序彬彬然華夏同矣南人之来觀禮者莫不嗟嘆歡忻以爲生長未始見聞也昔孔子欲居九夷何陋之有又謂忠信篤敬可行蠻貊由是觀之益知聖人之言愈久愈信千載猶一日也况清朝文治休明設科取士苟教育得其人安知異日人才傑出不有歐陽詹輩生於閩越以爲邦家之光乎公名祚字慶之由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授奉政大夫開朗有材畧所至拳拳用力



於學校蓋出天性云

## 陞姚安路記

歐陽玄太常僉事

雲南有郡曰姚安當段氏有國時爲姚府居南詔八大府之一其地有崇山修谷平疇廣川饒麋鹿魚鱉之利其土宜黍麥穀稱其民尚敦俗樂善事嘗考其載記高自昇泰相國六世至護隆封其長子隆政爲姚府越嶲會川三郡之演習演習者彼國牧守之稱也皇元憲宗皇帝在位歲癸丑世祖皇帝以潛邸奉命征雲南段氏國亡降姚府爲

州隆政之子政君入朝授武毅將軍世襲姚州守
政君卒子明襲天曆戊辰又入朝文宗皇帝嘉其
世濟忠孝自遠述職賜衣尚方賜鞍轡乘黃楮幣
稱是命陞姚州爲姚安路明爲姚安路軍民總管
留遣明年己巳會雲南兵禍方起又明年庚午高
氏之宗子阿海率邦人禦賊于險俘馘甚衆適王
人督師權委阿海攝姚州判官行州事至順平辛
未夏明始還鎮賊退兵解民馴復業乃剏姚安路
軍民總管府於是招流離撫攜貳闢汚萊還侵



軼既乃繕官舍葺郵傳定民賦峙軍儲姚安父老黎
庶咸自慶幸如病初起如醉遽醒相率言曰州陞
爲路以高侯之故若之何相與改觀以求無負聖
天子之命以無忘我高侯之惠伻来請辭余讀春
秋有當時諸侯有始封爲公或先書侯後乃書子
尋復書伯意其有褒貶也說經者以謂列國朝聘
之儀各有差減時王之法不行諸侯之國日削往
往儀不備物則有降殺以從儉信有是哉何其不
振也高侯當納款之初貢篚不絕及更兵之後侯

度不隳遂克大其封域之稱號是賢於春秋之諸侯者蓋嘗論之世祖降府爲州將以易遠人之視聽此致遠之權也文宗改州爲路將以固遠人之心志此柔遠之經也上以昭時王之制下以著諸侯之節可不務乎雖然爲姚安之吏民者盍亦思曰昔爲州貢賦附庸於大邦獄訟受成於上府今爲路矣言可以專達事可以專決誰實使之然哉其能清白以承休勤敏以趨事斯則吾民之報邦侯也爲邦侯亦盍思曰州陞爲路恩至渥也吾以遠



方之俗求自列於中國之懿果有道乎亦惟曰漸被聲教而已於是近聘荆益關陝之士以爲民師遠購洙泗濂洛之書以爲民學異時燁然聲容文物之盛非蜀之文翁閩之常衮歟豈復有邉鄙虞也哉斯則邦侯之報國家也余叨天子禮官當宣上德化西南而望雲南距輦轂萬里嘉遠人之有志於斯文也故詳説以告之

雲南志卷二十九